

思旋天地

仲秋時分，全球金融市場因美國聯儲局決定九月不加息而穩定下來。「深港通」將會在十一月啟動，在十月中將有詳細資料公佈。由於港幣與美元掛鈎，香港資產價值因而被全球投資者看高一線。所謂全球一體化，香港樓市股市亦因而受投資者看重，特別是內地資金，將會繼續湧港，令香港受惠。顯然，中國內地、香港與美國三地之間的交流往來，至為重要。

大學之道

近之深圳的關係至為密切，人才交流是為之最。「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凡是一個優秀的大學生，在大學涉及的不單止是做人道理，相信還涉及理財，為社會服務，做有用的人。在此，我要向各位讀者細訴兩位優秀青年的故事。

話說，全國政協委員朱鼎健是原全國政協委員朱樹豪的大公子，朱鼎健幼承庭訓，在美國留學後跟隨父親朱樹豪在深圳創辦觀瀾湖集團，其後再在海南省海口市建立高爾夫球場，是香港進入內地投資體育休閒事業的先鋒者。數年前，朱鼎健繼承父業，成為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業務更發揚光大，運籌帷幄。集團業務除高爾夫球外，更邀請著名導演馮小剛合作辦影城。最近，跟著名歌星周杰倫合作，準備創立音樂酒店。事業成功之外，朱鼎健更有一個美滿家庭，更難得的是他熱愛祖國，熱愛香港，熱愛慈善與社會公益事業，更被選為香港與海口聯誼會之創會主席，社會地位顯赫，受人推崇。

深圳市人大代表詹美清，少年時往美國留學，修讀法律專業，正如全國眾多「海歸」一樣，有一顆愛國愛民之心，學成歸來為國效力之餘，更分別在上海及香港進修。數年前，詹美清在香港擔任許氏兄弟金融集團首席行政總裁，該集團業務蒸蒸日上，發展金融、股票、貨幣兌換、融資服務等等，是香港聯合交易所成員，聞說正計劃開展保險業務。他在香港不但有成功事業，且積極參與香港事務，擔任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會、何文田街坊會等社團負責人，大獲會友好評。

綜觀上述兩位成功人士的故事，相信和我都深有感觸，他們深諳大學之道和內地與香港交流的道理，我們應向他們點讀學習。讓我們攜手同行，在金秋收穫的日子，如錢塘潮湧，做一個弄潮兒，為國家、為人民，也為自己爭取達到最完善的境界。

淑梅車淑梅

充滿陽光感的香港小姐鄭文雅自言近年已經很少留意香港小姐競選，因為視力不太好又有老花，眼力只留著看一些有趣的事物。重提當年參選香港小姐，非常感恩提名人、攝影名家宗維慶伯伯的支持和關愛，甚至向蕭芳芳借來旗袍讓她在元朗的家中練習穿高跟鞋走路。她笑言：「可能自己是運動員，差點把旗袍的叉子也扯爛了。」結果這位跳高好手獲得了一九七九年度香港小姐冠軍及最上鏡小姐名銜。

鄭文雅勸惜福

當年剛卸任立即跳槽的電視轟動一時，除了大家知道麥當雄力邀主演有關籃球運動員電視劇《出線》之外，還有一個隱藏了三三十多年的秘密，「我不喜歡當時無綫的某些高層，如果我不走會有危險！」是工作上合作得不愉快嗎？「不，是因為當年我年紀尚小，不懂得保護自己，我不想講是什麼事，也不想提那個人的名字，我已經不在無綫，但他現在還在。當時不敢向其他人提及，甚至我的提名人宗伯伯，如果他知道，這將會是一件大事！」文雅本來就是一位蠻有智慧、懂得取捨的女孩，她的健康優美形象深入民心，就連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獎座也是根據她的模樣作參考哩！

今天文雅過着優哉游哉的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精彩，包括高爾夫球運動、攝影、陶瓷、雕塑、慈善工作，甚至盧太太……十月她將與夫婿盧哲輝(Cat)慶祝結婚二十五周年紀念，記得當年二人不約而同看上一間古典傢具店的一張貴妃椅，她買了，及後「要買，老闆說那是一對的，提議購下另一張。機緣巧合，他們相識了才發現兩張貴妃椅並非一對，但已製造了一段美滿良緣……相識一個月，還沒有拖手，[已]帶備戒指在餐廳向她求婚，當時太突然一時不懂得反應，只想誰人這麼大膽，她提出邀請對方做頭像雕塑的模特兒，他

尋夢園

本山人有幸，年輕時曾蒙當日的港英政府錯愛，受委任為郊野公園委員之一。完成任務後，真正的意思是：委任是不許超過六年的，「榮任」六年委員之後，便光榮地「畢業」了。但這一群「畢業生」卻餘情未了，這一群尋夢者便成立了一個「郊野公園之友會」。至今可能已超過二十年了，並且成功地得到了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的支持。

自己帶走垃圾

在最近一次郊野公園之友會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中，這群郊野公園「畢業生」也毫不例外地繼續支持或贊助漁護署的愛護郊野公園每一年的活動，或檢討過去一年各次活動的成績時，發現有些傳媒似乎對這一句：「自己垃圾，自己帶走」有些很奇怪的意見，「畢業生」之一詹志勇教授更發奇想，建議最好能將這句標語納入，成為小學教科書中的一課。

因為小學生如果能夠得到老師的教導，把這個良好的習慣植入腦袋中，他們反而可以將這些良好行為影響及他們的父母，讓父母們也能跟隨這個標語的啟發，而成功地將郊野公園的垃圾減至最少！

以往我們愛護郊野公園的人都鼎力宣傳譯自英語原文的標語如下：「你只能把你帶進郊野公園內的足跡或足印留下，可以帶走的只是你相機中的那些風景相片。」但這句標語太高雅了，更難使去郊野公園的人明白及實行。

事實上，每星期一至五，漁護署的工作人員把郊野公園內的垃圾搬走，而只需一個星期六，旅遊郊野公園的人士已經將郊野公園加多了很多垃圾，特別是燒烤場附近，再加上星期天的遊客遺下的垃圾，又足要工作人員花五天時間去搬走。

小學課本是培養良好公民的重要途徑。現在有些小學生在父母的影響下，在地鐵站憑其短小身材，擠在乘客之前，迅速跑到座位，然後伸開左右雙手霸着兩個位，並大聲呼喚：「爹哋媽咪，呢度有位！」而做父母的，卻滿面笑容，大搖大擺地走向他們寶貝兒子為他們霸回來的座位。

但小學課本卻是出版商的产品！為什麼教育局不想辦法去諮詢出版商的課本設計呢？



鄭文雅(左) 作者提供

丁克之風

生不生孩子，成了個問題。頭幾年去外地一朋友那兒玩，夫妻兩個興致勃勃地陪着大家遊山玩水，聊天吃飯，好不快活！可是一提起兒子，他就愁雲滿面，揮手說：「唉，這小子太不孝順！」他老伴兒告訴我們，他們的兒子已經結婚5年了，還不打算要孩子。老兩口都60多歲了，急着抱孫子，經常跟兒子念叨抓緊要個孩子，乘着老夫妻身體尚健，能幫着帶帶孫子。可小兩口卻像沒事兒人似的，根本就沒有要孩子的打算。

我說：「年輕人的事兒，管那麼多幹嗎？他們玩兒，你們也玩，不挺好的嗎？」老夫妻只有長長地嘆氣。一晃又過了5年，他們的孫子還是沒有見面兒，老兩口也沒有精神頭兒再催兒子了。

還有一位朋友的孩子結婚時就30歲上下了，一晃五六年過去還沒後代。小夫妻倆都是獨生子，都在金融行業擔任中層，年收入很高，一休假就直奔國外旅遊勝地，吃喝玩樂之餘，還採購一堆名牌，花錢如流水，盡情享受兩人世界。至於要孩子，至少暫時不在計劃之中。雙方老人想問又不敢問，只能都急在心裡。

生育政策放開二胎之後，很多年輕夫妻熱切地計劃再生一個娃；可也有不少年輕夫婦別說二胎，一胎都不要！值得一提的是，決心「丁克」的年輕夫妻，在北京並不是個別人。「不婚一族」都被社會接受了，「丁克」又算什麼呢？年

輕人要是鐵了心不生孩子，父母也不沒轍嗎？為啥要「丁克」？我覺得，至少有幾個原因。

原因一，不想降低生活質量。我覺得生活質量是個彈性極高的觀念。有人覺得吃得起排骨日子就夠好了，有人卻認為能拔腳就走的周遊世界生活才有質量。觀察發現，某些愈是文化程度高，事業前景好，經濟收入也不錯的年輕夫妻，愈是對生娃並不那麼感興趣。尤其是獨生子女一代，他們更自我，習慣了清閒富裕的生活，怕生了孩子之後降低生活質量，怕受累，寧願選擇「無後」人生，也不願意降低生活質量。

原因二，經濟原因。更多選擇「丁克」的年輕人，出於更世俗的經濟原因。有人說，生不起，更養不起！先說生娃這一關：如果你擠不進公立醫院，去私立醫院生孩子，費用至少得幾萬元，甚至十幾萬元。有的年輕準媽媽們還攀比：比誰去得起昂貴的私立醫院生孩子，比誰家用得起高檔月嫂。北京月嫂的月薪已經炒到一萬元以上了，普通工薪層得勒緊褲帶才用得起。可一些用過月嫂的人家說，月嫂服務其實很一般，還不如自己父母帶。

可父母又未必指望得上。現在老年人心理年輕化，退休生活多樣化，主動要求帶孫輩的老人已不多了。要是爸媽不幫，生孩子後年輕母親就得辭職，剩孩子他爸一人賺錢，家庭經濟立即緊張起來。隨着娃的成長，花錢也愈來愈多。即使戶

口等條件都滿足，進公立託兒所依然極難，一個名額幾個娃爭。只好進私立園，比公立貴三倍，每年至少五六萬元人民幣，相當一個普通工薪層年總收入，還不包括五花八門的其他費用。

終於上學了，爸媽依然不能鬆氣兒。據說現在小學老師常把課堂上該學會的東西，放課後讓家長教孩子。半天上課看來減負，其實負擔全甩給了家長。從中午放學之後，家長就上崗了，監督孩子寫作業、教課堂上老師點到的知識、檢查孩子作業等，家長成了老師的助教。很多老人訴苦說：「孩子小時累，小學了更累，何時是個頭兒？」沒有老人幫助，帶娃的辛苦全得年輕人承擔。

受累不說，更得花錢。各類加強班、興趣班無數，別人孩子上，你怎麼敢不上？親戚一孩子從外地轉來北京上學，數學跟不上，只好找老師輔導，兩小時600元，據說還是便宜的，把夫妻倆心痛得夠嗆！可花了錢，孩子學習依然沒啥長進，錢打了水漂。有名氣的老師，補課費更貴得離譜。即使一切順利，孩子上了大學，未來孩子結婚的房，家長不得早早存錢給買？20年後北京的房價能降嗎？真不好說！所以有人說，生了個孩子，就像是生了個「債主」，如不想要，乘年輕旅遊交友讀書娛樂，老了之後也能坦然說：「青春無悔！」此話偏激，卻並非只是個別人的想法。

原因三，心理障礙。80後、90後的獨生子女一代，親眼見到了父母撫養他們的不容易。小時候每月兩斤雞蛋，父母一個不敢吃；買得起幾個蘋果，母親一個不敢嚐，所有資源都用來養一個孩子。結果父母剛過40歲，就老得沒了模樣。畸形的撫養過程，結出的果子也不自然。

一個現象是，最容易與父母疏遠的，就是獨生子女。太專一的愛，變成了沉重的負擔。有了獨立的機會，孩子就趕緊逃離家庭，愈遠愈好。輪到他們應該當父母時，有人就知難而退了。自己心理上還是孩子，為後代操勞怎麼可能呢？

生養孩子是比從前花錢多，可這項花費的彈性很大。一個能幹的全職太太，好好帶起一兩個孩子，並非不可能。及時行樂，不願為後代負責，才是不願要孩子的深層心理原因。

原因之四，社會寬容。從前生不出孩子的人家，還得悄悄去抱養一個，生怕別人說無後，恐怕未來無人養老。如今的年輕人，根本不怕別人怎麼說，自己的生活方式與他人無關。況且有愈來愈完善的社會保險，不需後代來養老，將來走不動了，就坦然進養老機構。

觀念多元的社會，老一輩也更開放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正漸行漸遠。北京人大都來自外地鄉村，多年不回去，家譜都不知哪兒去了，更不指望有個孫子來把姓氏延續下去。有朋友說：「孩子願意怎麼過，是他自己的事兒！」看到那些為孫輩熬得人憔悴的同人代，他甚至心在心底裡慶幸自己沒有被孫輩「套牢」。

「丁克族」看着超脫，卻可能各有苦衷。從社會層面解決沉重的育兒難，才能讓更多年輕人從容地當上父母，享受到天倫之樂。以天性而論，誰人不愛孩子？孩子是大自然賜與人的最好禮物，有什麼比孩子的笑聲更動聽，比孩子的笑臉更動人呢？孩子清澈的眼神，象徵着無限的希望。一個沒有孩子歡笑的家庭，總是有缺憾的吧！

離不開自己的祖國

我始終認為，一個人離不開自己的祖國。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血緣、膚色、語言和文化，同時也是他在生活中不斷書寫的一種歷史、經歷和人生。如今，香港的部分青年人對國家缺乏認識，故而，我很想以自己女兒的一段往事來講述：祖國是有多少的重要。

我女兒曾經在外國留學。因為她是學習生物專業的緣故，需要前往地球的心臟進行研究。曾經有一個假期，她與自己的幾個同學前往了人跡罕至的中南美洲熱帶雨林區。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動物會攻擊人，植物也會吃人。我曾經勸過她，但是她為了自己的研究，依舊堅持成行。果不其然，這一旅程遭遇了重重的困難，惡劣的自然環境、纖弱的體質，使得他們難以再繼續工作，但還是堅持完成自己的研究。而在那一段時間中，我每一天都在為自己的女兒擔憂。當我無法聯絡到她時，我決定求助中國駐當地的領事館。於是，在香港時間的半夜，我撥通了他們的電話，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非常熱誠，當知道我的女兒是香港居民時，他們表示願意提供一切幫助。隨後，領事館的一位工作人員便開車前往我女兒可能所處的位置，以提供必要的幫助。最終，在他們的幫助下，我的女兒平安回到了我的身邊。這件事給予了我深遠的觸動。顯然，一個人是離不開自己的祖國的。沒有國，哪有家。只有在危難中時，我們才會體會到國家的重要性。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百年前那個飽受列強侵略的東亞病夫。誠然，我們的國家仍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們應該抱持着寬容、理解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的國家。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美國，它的民主也不是在一天之內建成的，黑人的種族隔離被廢除，也不過數十年的時間。而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這樣大的成績，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國家如同自己的親人，國家如同自己的家園。因為對長江、黃河的深切情感，我們不可能背棄自己的國家。當前的香港社會，政局似乎顯得愈來愈動盪。與台灣的情況一樣，在青年人心目中，對祖國的認識顯然是不足的。所以，多與內地的人和事進行交流，多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能夠讓我們以更加持平、客觀的態度去審視自己的國家。香港也好，台灣也罷，青年人一定能夠在祖國的強大與民族的復興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作用。

芝加哥的三日兩夜

上周跟同學去了芝加哥三日兩夜。我是第三次來，以前都是公幹，雖然遊客必看的都看過了，但始終十多年沒再來，還是很有興奮。我本是都市人，重回大城市還是很精神百倍。放下行李即到酒店附近的密歇根湖散步，然後跟一位曾在芝加哥讀書的同學去逛街，晚上，一群年輕同學去聽爵士樂，我太累沒去，卻「密謀」明天一早要吃頓真正好味的早餐，用Washburn約了幾個早起的人，七點在天堂等，不吃上新鮮雞蛋絕不罷休，因為一個月來捱大學酒店的冰凍恰蛋實在太倒胃口。

翌日天未亮，我們四人就齊集大堂，打聽哪兒早餐好吃，酒店職員都異口同聲推介街角的Tempo Cafe，馬上了，是典型的二四十四小時美式平民餐廳，我們都點了Eggs Florentine，即兩隻水煮荷包蛋連菠菜放在煎香的英式鬆餅上，另有大堆脆薯餅和一大片蜜瓜，大家都安靜地吃，實在好味。結賬連小費每位十三美元，不便宜但勝在解饞，都捧著肚子出來，午餐可免了。這時其他同學已開風而至，餐廳無端多了三十多個食客。

之後各找節目，芝城當代藝術博物館已去過，今次可專攻Chicago Institute of Art。同學中有來自塞浦路斯的文學教授，通英法希臘語和拉丁文，熟悉印度文明，也懂點阿拉伯語，於是一手拉著他陪我，由十一點半起在美術館內一直逛到下午五點閉館。有個熟悉歐洲文明的人伴遊博物館真是大享受，尤其地中海的文物，有真人解釋比單看文字的確強得多。不過，最高興還是看了美國畫家Edward Hopper一九四二年作品《Nighthawk》的真跡，描繪紐約某餐廳深夜，一個酒保加三個落單客人的情景。這種年中無休的「午夜」景象，數十年來在美國電影和流行文化不斷出現。

晚上更奇，在酒店大堂竟遇上香港來的陳志發導演，原來他的《點五步》電影當晚就在芝城的亞洲電影節首演，我於是又拉了教授去捧場，這是教授第一次看港產獨立電影，對港青戀慕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情懷很有興趣。這兒順便為陳導帶話：請大家多多支持《點五步》。

全民音樂會

一場音樂會將近兩小時，全場站立，少點腳力，不是忠實樂迷，意志薄弱者如何吃得消啊。

這些樂迷，音樂會開始前兩小時，節目熱門更要提早，在倫敦海德公園對面的皇家阿爾拔音樂廳外排隊，開場前二十分鐘截龍。買到票，直接進場，杜絕轉售。只要有心，肯排隊，世界最有名氣、大師級指揮家、第一流交響樂團的演奏，當天都能買到票，而且非常便宜，不過六英鎊，一個麥當勞套餐的價錢。

一場音樂會售票六千張，站票一千四百張，在表演台前以及最高層的迴廊站着聽，音響效果好極了。表演台前，最低價的聽眾價座位的地方，讓出來給付不起票價的聽眾享用，容許自由走動，只要有地方，可以席地而坐，甚至躺下來聽音樂。古典音樂會，觀眾正襟危坐，一本正經，逍遙音樂會可以如此隨便，雅俗共賞，享譽百載，號稱「世界最大」，此中道理，似乎也值得治理社會的當政者研究。

書聲

廖書蘭

我始終認為，一個人離不開自己的祖國。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血緣、膚色、語言和文化，同時也是他在生活中不斷書寫的一種歷史、經歷和人生。如今，香港的部分青年人對國家缺乏認識，故而，我很想以自己女兒的一段往事來講述：祖國是有多少的重要。

我女兒曾經在外國留學。因為她是學習生物專業的緣故，需要前往地球的心臟進行研究。曾經有一個假期，她與自己的幾個同學前往了人跡罕至的中南美洲熱帶雨林區。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動物會攻擊人，植物也會吃人。我曾經勸過她，但是她為了自己的研究，依舊堅持成行。果不其然，這一旅程遭遇了重重的困難，惡劣的自然環境、纖弱的體質，使得他們難以再繼續工作，但還是堅持完成自己的研究。而在那一段時間中，我每一天都在為自己的女兒擔憂。當我無法聯絡到她時，我決定求助中國駐當地的領事館。於是，在香港時間的半夜，我撥通了他們的電話，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非常熱誠，當知道我的女兒是香港居民時，他們表示願意提供一切幫助。隨後，領事館的一位工作人員便開車前往我女兒可能所處的位置，以提供必要的幫助。最終，在他們的幫助下，我的女兒平安回到了我的身邊。這件事給予了我深遠的觸動。顯然，一個人是離不開自己的祖國的。沒有國，哪有家。只有在危難中時，我們才會體會到國家的重要性。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百年前那個飽受列強侵略的東亞病夫。誠然，我們的國家仍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們應該抱持着寬容、理解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的國家。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美國，它的民主也不是在一天之內建成的，黑人的種族隔離被廢除，也不過數十年的時間。而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這樣大的成績，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國家如同自己的親人，國家如同自己的家園。因為對長江、黃河的深切情感，我們不可能背棄自己的國家。當前的香港社會，政局似乎顯得愈來愈動盪。與台灣的情況一樣，在青年人心目中，對祖國的認識顯然是不足的。所以，多與內地的人和事進行交流，多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能夠讓我們以更加持平、客觀的態度去審視自己的國家。香港也好，台灣也罷，青年人一定能夠在祖國的強大與民族的復興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作用。

萃神

伍淑賢

是第三次來，以前都是公幹，雖然遊客必看的都看過了，但始終十多年沒再來，還是很有興奮。我本是都市人，重回大城市還是很精神百倍。放下行李即到酒店附近的密歇根湖散步，然後跟一位曾在芝加哥讀書的同學去逛街，晚上，一群年輕同學去聽爵士樂，我太累沒去，卻「密謀」明天一早要吃頓真正好味的早餐，用Washburn約了幾個早起的人，七點在天堂等，不吃上新鮮雞蛋絕不罷休，因為一個月來捱大學酒店的冰凍恰蛋實在太倒胃口。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後一夜，意猶未盡，補充一點資料，約略說說這個百年長壽音樂會成功之道。

逍遙音樂會創辦於一八九五年，立定宗旨招攬聽眾，普及音樂文化，因此票價訂得低，表演場地佈置輕鬆，不求正規嚴肅，獨特風格沿襲至今。由於音樂會期長達兩個月，本屆九十多場音樂會，需要大量音樂作品，新人作品以及平常不太演出的冷門音樂有出頭日子，能與廣大聽眾見面。